

作家频道

忆奶奶姥姥

王开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许多孩子从小都在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家长大。源于当时的住房紧张和家庭孩子多，实属无奈之举。

我曾认为，奶奶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亲人，即是自小朝夕相伴的缘故。奶奶生于清末，中等个子，身材微瘦，眉清目秀，头发一丝不苟地往后梳成个髻，用簪子插好。一袭干净的中式对襟小褂，冬天是黛色粗布，夏天换成浅蓝色薄衫，干净利落。腿上，永远缠着黑色的裹腿布，一层一层，毫不马虎。三寸金莲小脚，那是封建王朝留给她终生的痛苦。我从未见到任何一位女人的勤劳能比得过奶奶。她从不闲着。

我家平房的正屋，左右各有一个大锅台。西面的台面上备有一个陶瓷大盆，很重，我搬不动，是盛刷锅水用的。盛满水后，更重。小脚的奶奶天天搬上搬下，瘦小的身子骨里也不知道哪来的大力气。每天四五点钟，她准时下炕，拾掇家务，拉风箱生火做饭。我每天基本是伴着饭香味醒来的。

得空时，奶奶还以剪纸为乐，剪出许多传统的吉庆图案来，一直坚持到八十多岁。她还会用纸浆制作大小筐箩，现在已属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常看她反反复复地做内壳，刷糨糊，贴报纸，干了再贴，要四五层。最外层则用喜庆的花纸或是剪纸做面。她做的筐箩，既美观又经久耐用，可以盛放针头线脑，也可放些糖果点心。听奶奶讲，这是在娘家从小必学的手艺，当属民国时期胶东地区女红的一种了。

奶奶的另一种特质是脾气极好，心地特善良。虽然自家并不宽裕，却看不得别人饿肚子。别人有了难，往往刚说了一半，她先抹了泪，开始在怀中掏钱。无论对自家孩子，还是对上门乞讨的落难人，向善之心一以贯之。她常说，能帮人一把，不推人一把。

我自小认为奶奶家才是我的家。每到周末，父母会接我回四方的家中住上两天，周日下午再送回奶奶家。要离开父母家时，我常会搜罗好吃的和好用的，带回来。为这事常和妹妹起冲突，一个不让拿她家的东西，一个硬要拿回自己家，好像两个外人在打架。

奶奶手巧，会做各种传统面食，如发面馒头、烙饼子、葱油饼、蛋饼、油炒面、擀面条、包包子和饺子等，一些时令的如槐花饼、烙卡花、炒棋子，冬天“丝酱豆”，也无所不能。她用有限的家用钱，把家里的伙食尽可能调节得活色生香。她还是做针线活儿的好手，冬天缝制棉被，平时缝缝补补，顶针不离手。我眼神好，经常帮她穿针引线。

老人家不识字，却培养出两名上世纪50年代大学生的儿子，她知道的民间故事和谚语特别多，如《十个柱棒歌》（柱棒，指拐杖）：“一个柱棒一柱一，离了柱棒治不地；两个柱帮两柱两，柱棒比个儿还强；三个柱棒三柱三，儿的饭碗不好端……”讽刺不孝顺的儿女。只可惜，那时没有记录下来。

口不离冰糖，是奶奶晚年的嗜好之一，她还爱喝可乐和雪碧，崂山可乐和可口可乐都喜欢。老人家以93岁高龄谢世，不知道她的长寿密码，是否与此爱好有关。

有一天清晨5点，我从梦中惊醒，一个人坐在床头上泪眼蒙眬。我梦见姥姥了。稍后，我起身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告诉我，这天正是姥姥的祭日。她说，是姥姥托梦，她想你了。话音未落，我已泪如雨下。

姥姥生于民国七年，是位慈祥的小脚胖老太，福态福相。姥爷则沉默寡言，闷不吭声，家里一般由姥姥主事。



插图 阿占

那时候，她家住在四方的苗沟沿。老人家的家教很严，七个子女在她面前规规矩矩，懂事而孝顺。那个时代过来的大家庭，孩子多，日子苦，父母子女间少有和谐，我却从未见过舅姨们争吵打架。即使相互间有了矛盾，也是姥姥一锤定音，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因而家和万事兴。

印象中第一次见姥姥，上世纪70年代初，我三岁的样子。妈妈领我来到杭州路上“专汽”附近的一家小卖部。窗口里一位和蔼的胖胖的老太太递给我一把糖果，我高兴极了。回家路上，妈妈说，那就是你姥姥。自此，每当我路过那个小卖部的窗口，我都好奇地向里面张望，但妈妈再也未带我去过。

上学后，对我而言，姥姥家既是避风港，又像是百宝箱。在家里犯了错，挨了打，要窜到姥姥家诉苦、躲躲事。有一次，我离家出走，感觉饿了，跑到她家准备蹭饭。估计到父母一定会来找，就先趴在她家的后窗上听动静。果然，父母早已寻来。一直等他们走了，我才敢进门。姥姥给我弄了吃的后，派舅舅专门把我护送回家，一再交代回家不准打我。

手里缺了零花钱，我常会跑到姥姥家，把她家十几个抽屉来回翻个遍，总能找到一分两分的硬币。姥爷不动声色坐在那里，一般会冷不丁地调侃两句：“强盗又来了！”姥姥只是笑呵呵地看着我东翻西找。

无花果树挂果了，我会三天两头爬上房顶和树上摘果子吃。她家的无花果，个大，饱满，蜜甜。为了吃上这口儿，不知踩碎了屋顶多少页红瓦。姥姥总是无奈地笑着摇摇头说：“这皮孩子！小心呀！”从不打骂我。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硬笔书法入展全国比赛。进京前，我去姥姥家报喜。姥姥高兴得合不拢嘴，让姥爷赶紧掏钱赞助。姥爷刚好补发了工资，第一次见他老人家慷慨地拿出一百元大钞时，我深感意外。要知道，在那个年月，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姥姥暮年身体有意，儿女们轮流陪护，端水送饭，从未间断，亦无怨言。久病床前有孝子，邻里传为佳话。老人家不愿连累孩子们，多次拽着医生硬要放弃治疗。卧床之时，我去看她。坐在床边，我拉着她温暖厚实的大手，她则常喜欢一边摩挲着我的耳朵垂，一边念叨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也是我打小听她老人家重复最多的一句口头禅。

每逢清明思故人。转眼间，姥姥离开我们近二十年了。我依稀又见到她，站在巷子口招手送我的胖胖的身影，渐渐远去。



生活有感

清浅拾光

宇丹

夜风渐起，略有寒凉，一阵风吹来时，树微微摇晃，落叶如蝶，枝叶虽翠绿，却落在地上。本觉是偶然，却忽闻岳父走了。心里颤动不已，想把时光倒回，就像不曾看到那片地上的翠叶一般，心默然许久。

结婚后，很喜欢去找岳父。虽然不胜酒力，但却喜欢他做的菜。尤其是做的清蒸鱼，肉质软嫩、汤清味醇，十分鲜美。岳父喜美食，遇到美食，必会请教，由于善于下厨，总会变着花样做，也让爱人深有口福。

生活中，还非常勤俭，新衣只是有场合穿，平时一直很随性。岳父喜好养花，阳台上摆着各种绿植、花卉，桌台上还常摆着书。因一家人是书香世家，之前照顾姥爷，岳父也喜欢看书读报，手机刷屏互动。能将所读所见，融入高度，使之映出，也是非常美好。

由于早年忙碌，退下来照顾姥爷也有多年。看似辛苦，岳父却从不言苦，成为了一种正能量的表率。谈及旅游，岳父也是有“玩”心的。毕竟生活所累，偶尔散心也是一味很好的调剂。去过山川河流、繁华都市，见过无数精彩，亦去过最原始的地方。每次出行回来，岳父都很是开心，甚至有时，还迫不及待地，想规划下次的行程。

因肺不好，不久前，岳父有住院几日，原以为会好起来，却未深知病情，至此，得知噩耗，深觉痛心，只因当时未有陪伴。可偏偏，错过了，留有缺憾。

马上有外孙了，岳父渴盼，却没看到。也许凡尘俗世，亦如此，总不遂人愿。人走了，寄托仍在，这一夜后，心亦成熟许多。

再一夜，久久未入眠，终于入眠时，只见朦胧间步入一片山地。这片山地位于高处，是片翠绿清新的果林，林外不远处可远眺无垠之海。果林里，只觉清新安静，清一色的绿树结满青桃，有的栖枝低垂，淡绿如许；有的深藏不露，来日方长。

见有两颗桃子硕大，笑傲枝头，便采摘下来。这时候，看到岳父早已坐在那里，于是分享过去，一起静静地看潮涨潮落，赏这片绿氧之林。虽然未说话，但是心却安静许多。只因发现，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此时只愿清浅、随心，虽人生百味，但惟愿拾光无恙，而这里无忧无虑，一片安好。

诗坛新作

春日(组诗)

王咏

两只喜鹊，在银杏树上
高调交谈着
或许是天气，或许是爱情，或许是
未来

它们从温暖的巢穴，抛下一片片
热情和快乐，砸在
我带着浮尘的额头
踉跄一下，我决定此刻出发
在迎春花开前，将一个抽象的句子
种在故乡的土地里
任它结出纷扰或静好
等你途经时，一一收割

句尾

余生的晨昏
都入了诗，入了每天一壶的老酒
坐在盘旋的春风里
他突然记起一句誓言，短得
如同昨夜新生的胡茬
肆意，沧桑，坚硬，微凉
干了杯中酒，他静静看
斑驳的梅枝，摇落一地倒叙的
细节
最后的那场道别，像一滴雨
落进了一首诗，句尾的省略号

三月

春风一吹，三月就骄傲起来
流水开始温润，草木开始面向暖阳
微笑
我们的心，开始翻山越岭
云朵般轻盈，拥抱着，倒叙一场久别
说出口的，不过是四季轮回
说不出的，才是人生契阔
三月是一粒种子，每年都破土重生
让我们的灵魂，丰盛地相聚
无论中年，老年，还是百年之后
我们永远执手，等春风吹醒
骄傲的三月